

□ 记者 陈颖婷

他蹲在垄沟边,小心翼翼地托起第一根刚刚成型的小黄瓜。绒毛扎着手心,痒痒的,像极了六岁那年,他第一次帮母亲摘瓜时的触感。

“长出来了。”他轻声说。

旁边的农业老师瞥了一眼:“这才哪到哪,至少还得半个月才能摘。”

他没接话。七月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大棚的塑料膜上,闷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泥土和青秧的味道。这味道熟悉又陌生——他已经快三十年没闻过了。上一次站在黄瓜地里,他还是个穿梭在田间的孩子,母亲弯着腰在前面摘瓜,他在后面学着样,把比自己手指还粗的黄瓜往篮子里塞。

他叫李新(化名),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三年半,在吴家洼监狱服刑。入狱前,他是上海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高管,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长,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他把母亲一个人留在西北农村,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面。

如今,他蹲在监狱农艺实训园的大棚里,在一根黄瓜面前,第一次认真想一个问题:母亲当年在地里弯腰摘瓜的时候,在想什么?

从农村娃到“李总监”,他把母亲留在了原地

李新的前半生,是一个标准的“逆袭”故事。

他在西北农村长大,单亲家庭,母亲一个人靠种黄瓜等蔬菜供他读书。

小学时,李新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往地里跑,帮母亲摘瓜、装筐、推着板车去镇上卖。

初中住校,食堂里的黄瓜是凉菜,寡淡无味。

高中更忙了,一个月回一次家,母亲把攒下来的腌小黄瓜塞满他的书包,说“带到学校吃,省得花钱买”。

李新考上了名牌大学,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,母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,逢人就说“我儿子要去上海了”。那是他最后一次在母亲脸上看到那种不加掩饰的骄傲。

后来,李新再也没有回头。

大学毕业后,李新留在上海,进了大公司,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总监。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长,工资卡里的数字越来越大,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母亲的白头发一根根增多,李新对着手机说“妈,我忙”,母亲在电话那头说“好好好你忙”。

李新觉得自己很争气。从一个农村娃,走到今天这步,靠的全是自己的本事。但他忘了那些黄瓜,忘了清晨4点钟母亲就起身下地的背影,忘了她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泥土,忘了她是用一根根黄瓜把他送出了那个村子……

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,李新迷失了自我,“赚钱,越多越好”,成为了他生活的主轴,贪婪开始占据他的心头,对法律的敬畏却越来越淡。直到警察敲开李新公寓的门。

在那之前,李新靠出卖公司客户信息,换了一笔快钱。钱到手的那天,他还没来得及换成那辆看中已久的车,手铐就扣了上来。冰凉

的触感让他想起母亲冬天洗衣时冻裂的双手——都是冷的,只是一个冷在手上,一个冷进了骨头里。

农业园里的第一课:学会把自己当农民

吴家洼监狱有一片农艺实训园,两个大棚,三四亩地,是监狱开展认知行为矫正的试点。种黄瓜、青椒、向日葵,还养了几只鸭子。

李新第一天被带进来的时候,带队民警指着那片地说:“从今天起,学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。”

李新听了这话差点笑出来。自己是名牌大学硕士,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高管,现在要种地?就连自己小时候种过的地,也比这片大棚大多了。

可真拿起那把锄头,弯下腰去刨板结的土块时,李新才意识到高估了自己。10分钟,腰就酸了。20分钟,手心起了泡。30分钟,他直起身,喘着粗气,看着脚下那块还没翻完的地,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母亲一个人种了那么多年的地,她的腰是怎么受得了的?

带李新他们种地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技员,姓邹,种了四十年蔬菜,驻地周边有名的种植能手。

邹师傅蹲在地头,捏起一撮土,说话像在训人:“你以为黄瓜好种?土地要松软,施肥要均匀,浇水要透彻,苗与苗之间留多宽都有讲究。你对它马虎一寸,它就糊弄你一季,结出来全是孬瓜。”

李新没吭声。他把种子埋进营养土里,每天浇水、通风、记录温度。

第一批黄瓜幼苗破土的时候,李新蹲在那排嫩绿的小芽前看了整整一个中午。

那么小的东西,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,得用多大的力气?母亲当年是不是也这样,日复一日地把希望埋进土里,等着它们发芽、长大、结出果实,好换了钱给自己交学费?李新想着……

他想起三十年前的妈妈 在高墙内的地里学种黄瓜

除草、写信与那句“种瓜的人从来不恨瓜长得慢”

农业园里最磨性子的活是除草。蹲在垄间,一根一根地拔,稍不留神就把瓜秧带了起来。

太阳晒在后背上,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,痒得钻心。李新拔着拔着,忽然想起母亲那双永远洗不干净指甲缝的手。原来那些黑色的泥土,是这样一点点嵌进去的。

带队民警常来看李新干活。有一次,民警蹲在垄沟边问他:“以前在家里也种过地?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该知道,种瓜的人从来不恨瓜长得慢。”

李新愣住了。那天晚上,他给母亲写了入狱之后的第一封信。笔尖在纸上停了好久,涂涂改改撕了好几张,最后只写了一句话:“妈,我种的黄瓜出苗了。”

半个月后,母亲的回信到了。皱巴巴的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的几个字——母亲识字不多,每个字都写得吃力:“好好长,瓜和人一样,急不得。”

李新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。他想起小时候问过母亲的话:“妈,为啥

咱家总种黄瓜?”

母亲擦了把汗,笑着说:“因为黄瓜长得快啊,你上学要花钱,妈等不起。”

那是李新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想——那些年,那些黄瓜,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一根小黄瓜,和一次迟到了三十年的理解

李新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棵秧苗。施肥、搭架、授粉,每一个步骤他都做得仔细。邹师傅夸了他一句:“这个学员肯下功夫。”他听了,心里竟然有点高兴——像小时候考试得了满分,回家告诉母亲时的那种高兴。

那根小黄瓜是李新最先发现的那一朵雌花结出来的。从授粉那天起,他每天都要去看一眼,看着它从一粒米大小慢慢膨大,绒毛从密变疏,颜色从浅绿变深。

有一天早上,李新蹲在垄沟边,轻声说了一句“长出来了”。邹师傅在旁边笑他:“这才哪到哪,至少还得半个月才能摘。”

李新不在乎,他摸着小黄瓜扎手的绒毛,想起小时候母亲摘瓜的样子。母亲的手很粗糙,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,但摘瓜的动作很轻,仿佛怕弄疼了那些果实。那些瓜卖了钱,变成了他的课本、他的伙食费、他离开村子的那张车票……

眼泪砸进泥土里,瞬间就看不见了。

李新终于明白了一件事:自己曾经拼命逃离的那片土地,原来是母亲用半生光阴为他搭建的庇护所。

李新恨过那块地的贫瘠,恨过单亲家庭的窘迫,恨过为什么别人有的他都没有。可他从来没有想过——母亲已经把能给的全都给了。每一根黄瓜里,都藏着一个清晨4点钟就起身劳作的身影。

它们让一些人重新学会了弯腰、等待和低头

如今,那根小黄瓜还在大棚里静静地长。李新每天去看它,看它一点点变长、变粗,绒毛慢慢褪去,颜色渐渐深沉。

他说,等它成熟的那天,他要亲手摘下来,向警官申请拍张照片,寄回家去,给母亲看一下。

“我种的。”李新想在照片背面写上这两个字。

李新没说的是,他还想写另一句话:妈,我想家了。

吴家洼监狱的农艺实训园里,像李新这样的人不止一个。有人种青椒,有人种向日葵,有人养鸭子……这片土地不生产什么值钱的东西,但它让一些人重新学会了弯腰、等待和低头看自己脚下的土地。

带队民警说了一句话,李新记了很久:“你有多久没蹲下来看过一棵植物怎么长了?人蹲下来的时候,心也会跟着低下来。”

李新还在等他的黄瓜成熟。他说,等出去了,想回老家一趟,陪母亲去地里看看。她年纪大了,种不动了,但地还在。

李新想告诉母亲,他学会种瓜了,虽然种得不如她好,但他知道了那些瓜是怎么长出来的。

瓜藤还在往前爬。日子也是。